

第一章 落難鳳凰沖喜去

一大早，顧見驪在當鋪門外等了好久。她手裡握著一支雙蝶流蘇步搖，也不知道是因為過分用力還是因為天寒，纖細嬌嫩的手指白森森的。

一陣寒風吹過，單薄的襦裝緊貼細腰，柳顰花嬌、娉婷嫋娜，勾得街頭巷尾裡一雙雙眼睛都忍不住望過來。

「吱呀——」當鋪沉重的木門從裡面拉開。

顧見驪拿著母親留給她的最後遺物，細步邁進門檻。縱使萬般不捨，可父親還等著救命的藥。

街頭巷尾開始小聲議論。

「武賢王可是咱們大姬唯一的異姓王，昔日多風光吶！如今……嘖嘖，罷爵抄家打入天牢，要不是正好趕上太后喜壽大赦天下，他早就……」男人做了個抹脖子的動作。

另一個人笑嘻嘻接話。「如今他也是吊著口氣，早死晚死有什麼區別？」

幾人幸災樂禍，似乎忘了當年武賢王得勝歸來時，自己也曾喜氣洋洋跪地叩拜，高呼戰神。

「可惜了安京雙驪……」男人歎了口氣。

武賢王的一雙女兒名中皆有「驪」字，因其美貌並稱安京雙驪，名動天下，是整個永安城的男人們不可企及的蒼穹皓月。

「聽說已經出嫁的姊姊顧在驪三年無所出，如今趕上這事兒，不知道會不會被休棄；妹妹顧見驪和廣平伯府的三少爺有婚約，原先是破落宗親高攀武賢王，可現在看情形，這婚事恐怕也是要吹了……」

「不能吧？這樁婚事可是聖上賜婚啊！」

顧見驪沒有再聽下去，也不在意，這三個月她已經聽夠了。她在當鋪換了錢，又去藥鋪抓藥，忍著各方不懷好意的打量，匆匆趕回家。

顧家四口如今住在一處忠僕讓出來的簡陋農家小院。那院落是真的小，還沒有顧見驪曾經的閨房大，一共就兩間屋子，父親、繼母母子三人擠在一屋，她自己住一間，可她住的那一間還是曾經的廚房改的，院子逼仄狹小，幾無落腳之處。

剛走到巷口，就聽見嘈雜的爭執聲從家中傳來，繼母陶氏的粗啞嗓音格外刺耳。

顧見驪一手抓緊手裡的藥，一手提著裙子，疾步往家趕。

「你們廣平伯府真是一窩子又懶又壞的勢利眼！怪不得落魄到這步田地！當初眼巴巴求著咱們家姑娘嫁過去，現在竟跑來落井下石，欺負我男人躺在床上，你們會遭報應的！」陶氏又哭又嚎。

趕到家門口的顧見驪聽見陶氏的話，心裡頓時一沉。難道是廣平伯府來退親了？

她眸光微凝，下意識咬唇，淡粉的唇瓣上立即顯出月牙的白印子。

小院門口堵了很多看熱鬧的人，可院門關著，看不見裡面的情景，只能一個個豎著耳朵聽熱鬧，見顧見驪回來，都自動讓開了些，待她一打開門，立時伸長脖子往裡面望。

坐在地上的陶氏見狀一骨碌爬起來，端起身旁的一盆汙水朝門外潑去。「看什麼

熱鬧！再看挖了你們的眼！」她又罵了兩句，抓著門口的掃把趕人，一直趕到巷口。

廣平伯府來的人是宋管家，後面跟著兩個小廝，抬著兩個用紅綢纏繞的箱子。顧見驪望著那兩個箱子上的紅綢，有些不解。

宋管家皮笑肉不笑地施了個禮。「見過顧二姑娘。」

顧見驪沒有吭聲，還記得這人上次見她時諂媚的嘴臉。

「顧二姑娘，老奴是來送聘禮的。三日後便是黃道吉日，到時花轎會來接您，老奴提前祝您和五爺白頭偕老，子孫滿堂。」

「這是什麼意思？」此話一出，顧見驪猛地抬頭，澈灑秋眸中滿是震驚，不敢置信地惶惶向後退了一步。

宋管家不禁愣住。他自是知道安京雙驪的美名，可覺得顧見驪不過十五歲，是還沒完全長開的年紀，定是遜於其姊，今日見她抬頭，方知自己大錯特錯。倘若再過兩年，她骨子裡屬於女人的媚意流出，不知要是何等傾城之色。

如今顧家淪落至此，顧見驪早就做好了被退親的準備，可怎麼也沒想到是給姪五爺送聘禮的。

姪五爺……她垂在身側的手下意識顫了顫。

她沒見過他，可是知道這個人，應該說整個大姪王朝無人不知，那是一個雙手染滿鮮血的惡鬼。

宋管家的聲音不自覺軟上幾分，壓低道：「顧二姑娘，老奴給您句實話，如今您家這個情景，說不定哪日陛下再追究起來，可是連累九族的罪，我們三少爺怎麼還敢娶您？」

顧見驪臉色微白，忍下心裡的難受，「何不退婚一了百了？」

「那可是聖上賜婚。」

不能退婚卻能換人？這同樣是抗旨？

宋管家像是能知道她心中所想，笑得可惡。「聖旨上不知怎麼滴了墨，將名字給遮了。」

「私改聖旨同樣是死罪……」顧見驪聲音微微發顫，但望著宋管家臉上自信的笑容，忽然就懂了。

這恐怕是宮裡的意思。

這時陶氏回來了，衝進小院把繼女拉到身後，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宋管家憤憤道：

「誰不知道姪五爺熬不過這個冬天，連棺材都做好了？這是等著拉我們二姑娘陪葬呢！我們二姑娘死了日後牽連不到你們，又給你們保了顏面，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你廣平伯府不敢抗旨，我顧家敢！回去給那一窩勢利眼送個話，今日是我們二姑娘休了姪玄恪那個混蛋！」陶氏嚎著嚎著又哭又笑。「都是慾蛋！全都是！」

顧見驪已從最初的震驚逐漸平復下來，她蹲下身，掀開箱子，裡頭有兩塊布，一袋米、一袋麵，還有五十兩銀子。

若顧家還是昔日光景，不管是給姪五爺還是給姪三郎提親，斷然不會只有這些，

還真是故意羞辱人。

不過顧見驪心裡竟是出奇的平靜。她摩挲著銀子，心想要是宋管家早兩天過來就好了，那她也不用當了母親的遺物。

「麻煩宋管家回話，這親事我答應了。」

「不行！妳個糊塗的！」陶氏氣得把她拉起來，往前邁出一大步擋住繼女，擼起袖子就打算罵個痛快。

「母親。」顧見驪輕輕喊了一聲。

陶氏一愣，半天沒反應過來。她嫁來顧家七年，知道兩個繼女都不喜歡她，這是她頭一遭聽到這個稱呼。這三個多月裡，她所有的體面都沒了，像瘋了一樣硬撐著，此時一聽她的叫喚心裡卻又酸又澀。

宋管家臉色變了又變，對顧見驪這麼爽快答應十分意外。猶豫片刻，想起老夫人交代的話，又堆起笑臉說：「這就對了，如今這境況，有了今日未必有明日，能撈一個是一個。」

顧見驪眉目不動，疏離淡然，沒有接話的意思。

趁著陶氏愣神的功夫，宋管家帶著兩個小廝匆忙離開。

狹小的院子一下子冷清下來。

陶氏忍著淚，啞聲道：「妳這是何必？廣平伯府這麼做就是故意羞辱人，等著咱們主動抗旨拒了這婚事。咱們家如今背著死罪，也不在意多一個抗旨不尊的罪名了！我知道妳這孩子是急著用錢救妳父親，可是生錢的法子多得是，何必讓妳用命來換？妳繡繡帕子，我拿去鋪子賣也能賺來錢……」

顧見驪垂著眼，聲音又低又小，卻帶著執拗。「都說人證物證俱在，可是我不相信父親是那樣的人。逼我們抗旨的不是廣平伯府，而是宮裡，若我們抗旨悔婚，才是中了計，那樣我們就活不到父親洗刷冤屈的時候了。五十年是活，十五年也是活，寧可我一個人死了，我也不願整個顧家擔著污名活著。」說著說著忍不住抽噎一聲，卻還拚命忍著不掉淚。

「再說父親的傷不是這些廉價藥材能醫好的，更何況我們連買劣藥的銀子也沒了。父親的身子等不到我們靠繡帕子賺錢，這五十兩銀子倒是能暫時應急。」

陶氏張了張嘴，說不出半句話。她只道自己愚笨，竟是沒看透這裡面的彎彎繞繞。牆頭忽然一陣騷動，似有磚塊掉落，顧見驪和陶氏尋聲望去，只見一個腦袋從牆頭一點點冒出來，原來是街頭趙家的趙二旺。

「聽說你們家現在缺救命錢？」趙二旺垂涎的目光掃過顧見驪，「陪哥哥一晚，三百文錢，幹不幹？」

「我砸死你個髒癩子！」

陶氏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直接朝他砸過去，石頭正好砸到趙二旺的腦袋，趙二旺尖叫了一聲，直接從牆頭跌下去，撒腿就跑，一邊跑還一邊大聲喊，「後悔了隨時來找我！」

顧見驪一聲歎息，認命的淺笑在她的唇畔綻開，輕聲說：「即使留下也沒什麼好結果。」

陶氏聽了心裡「咯噔」一聲，不再想著追趙二旺，回頭望向繼女。就算穿著農家破舊的粗布衣裙，也未曾失了她半分麗色。這孩子的母親當年便是絕色，如今她和她姊姊皆是嬌妍而綻，她的這張臉，在現在的確就是禍害。

陶氏從腳底開始發寒，寒意迅速蔓延全身，終於明白自己再怎麼用潑辣撐著，如今恐怕也沒能力護住這個孩子。

陶氏心裡憋得慌，為如今的境況，也為人情醜陋，想起丈夫顧敬元犯的罪——奸淫驪貴妃，心情更是沉重。

晚上，她給昏迷不醒的丈夫掖被角，聽見他的囁語，隱約聽見一個「驪」字。她知道他在思念他的前妻。

顧敬元是她的丈夫，也是她崇拜的英雄，是她不管不顧貼上來做人繼母，可沒有人比她更清楚顧敬元對從前髮妻的深情，也一萬個信任顧敬元的人品，篤信他做不出欺凌女子的惡行。

可是……驪貴妃是顧敬元髮妻的妹妹，五官輪廓極為相似……陶氏心裡一顫，忽又不確定了。

不能多想，也不敢再多想，她抹了眼角的濕意，敲了敲顧見驪的房門才推門而入。顧見驪抱膝坐在床上，下巴搭著膝蓋，在昏暗的小屋子裡縮成小小的一團。她偏著頭，抬眼望向陶氏，拍了拍身側的床，請她過來坐。

陶氏忍下心酸，挨著她坐下，努力扯出笑臉，一邊瞧著她的臉色，一邊用試探且討好的口氣說：「我就是想過來跟你說說話，沒吵到你吧？」

面對外人的時候，陶氏沒在嘴上吃過虧，可一對上顧家父女三個，就變得有些口拙，大概是自認身分低，自卑作祟。

顧見驪將手搭在她的手背上，陶氏望著交疊的兩隻手，有些不自在。

「謝謝您。」顧見驪突地開口。

陶氏慌慌張張地搖頭，「這、這說的什麼話……」

顧見驪含笑，溫聲細語的解釋，「見驪小時候不太懂事，對您不夠敬重……」

「沒有的事！胡說！」陶氏忙打斷她的話。

她很理解兩個繼女的心情，誰又能發自內心喜歡繼母呢？更何況這兩個繼女只是和她冷淡疏離些罷了，談不上不敬重。

母女兩個相視一笑，有些話也不必再說了。

陶氏寬慰道：「有的半死人叫喜事一沖，病就好了。我們見驪從小到大運氣都不錯，這回婚事幾經波折，最後陰錯陽差嫁給姬五爺，也未必不是一種緣分。說不定你真的能沖去姬五爺身上的病氣，嫁過去第二日啊，姬五爺就生龍活虎了！」

顧見驪是不太信沖喜這種說法的，只是她也不想陶氏過分擔心，所以只是順著陶氏的話，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承您吉言了，不過我只盼著姬五爺一直吊著口氣半死不活就好，可千萬別生龍活虎。」她眉心微蹙，難得帶出幾分十五歲小姑娘的嬌憨。

陶氏一怔，「妳這是怕他？」

顧見驪反問：「有人不怕？」

「這……」

想起廣平伯府裡這位半死的五爺曾經幹的行當，陶氏一時之間也不知怎麼勸下去，別說繼女才十五歲，就算是她面對面見著姬五爺也是要兩腿打顫的。

顧見驪像是想到了什麼，忽然打了個寒顫，「我聽說殺人太多，死後是要被惡鬼纏著的。他殺了那麼多人，若死了，我被拉去陪葬，豈不是也要一併被無數惡鬼纏著？」越想她臉色越來越白，全然沒了先前的冷靜自若。

陶氏知道顧見驪是個行事無畏的，可偏偏怕鬼，正想著怎麼安慰她，忽見顧見驪又舒了口氣。

「我怎麼忘了，他殺過那麼多人，死後也會變成最厲的厲鬼，其他的惡鬼定然不敢纏上來……」顧見驪聲音又低下去，語氣裡帶著猶疑和恐慌。

「見驪，別亂說了，這世上根本沒有鬼！」

顧見驪沒吭聲，還陷在自己的假想中。

陶氏急忙再開口，阻止她胡思亂想，半夜作惡夢嘛！「見驪，咱們還沒到絕境，只要還活著一日就有希望。別說姬五爺未必會立刻病逝，就算他病逝了，妳也未必要跟著陪葬。路是人走出來的，法子也是人想出來的，咱們顧家人永遠都不會垂頭喪氣，失了鬥志！」

顧見驪點點頭，不想讓繼母再為她掛心，可是心裡卻還在胡亂猜想著，不管怎麼說，她也算嫁給了姬五爺，說不定在他死前還要照顧他兩日，這樣到了陰曹地府，看在她曾照顧他又為他陪葬的分上，姬五爺或許會罩著她，不讓那些惡鬼糾纏？可是那樣冷血陰鬱的人，又哪裡知道感謝別人？說不定第一個吃了她的，不是別的小鬼，正是姬五爺這隻厲鬼！

胡思亂想的顧見驪果真作了一夜惡夢，夢見自己身陷陰曹地府，周圍全是恐怖醜陋的惡鬼，她只能跑啊跑，不小心摔倒了，一抬頭就看見三頭六臂的姬五爺，他把她拎起來，張開血盆大口就把她給吃了！

顧見驪驚醒，冷汗淋漓，濕了衣衫。「陰曹地府實在太可怕了……」她雙手合十，誠心祈求姬五爺活得久一點，再久一點，可也別醒過來，最好一直這樣半死不活，吊著口氣。

她輕輕咬唇，盼著姬五爺不要恢復健康實在有些不善良，可一想到他的凶名……她咬咬牙，自私的原諒了自己。

第二章 伯府裡頭豺狼多

三日一晃而過。

顧見驪從床上坐起，澈灑鳳眸裡一片清朗澄澈，毫無半分剛睡醒的倦意，因為這一夜，她幾乎沒睡。

她一動不動安靜地坐了一會兒，有些遲疑地從枕下拿出一封信箋，慢慢展開。天還沒亮，又捨不得點蠟燭，屋子裡漆黑一片，雖然看不清信箋上的字，內容卻早已爛熟於心，她纖細的指尖撫過紙面，無聲念著信箋上的詩句。

這是她與姬玄恪訂婚第二日，姬玄恪悄悄送過來的。

這三個多月以來，她見識了所謂人情冷暖，就連親戚也在患難時落井下石，而她與姬玄恪並未做成夫妻，趨利避害也是人之常情，又有什麼好記恨和介懷的呢？想通之後，她釋然地微笑著點燃燭臺，看著暗黃的火苗逐漸吞噬信箋，和信上的字字句句，也燒掉了關於姬玄恪的一切。

桌子上放著大紅喜服，顧見驪摸了摸那粗糙的料子，毫不在意的換上，走進外間。繼母和弟弟都在院子裡，外間只有她父親躺在床上。

顧見驪安靜地坐在他床邊，目光帶著不捨和難過，長久地凝望著父親，捨不得移開。

直到聽見外面已有動靜，顧見驪才握住父親的手，彎下腰湊到他耳邊，輕聲說：「父親，見驪要出嫁了。您曾給女兒準備的嫁衣被人搶了去，您快醒過來給女兒搶回來啊。」她難得小女兒姿態的告著狀，並沒有注意到父親放在身側的另一隻手輕輕顫動了一下。

陶氏進門，將一碗麵塞到她手裡，熱氣騰騰的湯麵還帶著一枚剝好的煮雞蛋。

顧見驪捧著燙手的麵條，不解地望著陶氏，有些心疼錢，恨不得把錢都攢下來給父親治病。

「趕緊吃，長壽麵！」

顧見驪一怔，恍然大悟的迅速低下頭，眼淚落進麵裡。她努力睜著眼睛，不再落淚，一口一口吃著麵。

大姬王朝女子普遍在十六、七歲時出嫁，最小十五歲，低於十五是不被准許的。廣平伯府擔心姬五爺死得太快，不敢拖延，忍了三日，正是因為今日是顧見驪的十五歲生辰。

陶氏又往顧見驪懷裡塞了兩錠銀子。

「應該是用不到的，您都留著吧。」顧見驪把銀子推回去。

陶氏在她手背上狠狠拍了一巴掌，佯怒斥道：「妳個沒出息的！還沒到心灰意冷的時候，我讓妳拿著就拿著！」

顧見驪抿唇笑了笑，知道繼母的好意，也不再堅持。她回頭深望了一眼床上的父親，又拍了拍幼弟顧川的肩，放下頭上的紅蓋頭，自行邁出門檻。

「二姊！」顧川忽然抱住她的腿。

顧川從小頑皮，不太聽話，可自從家裡出事就變得異常沉默，整日不說一句話。此刻他眼睛紅通通的，小聲又堅定地說：「妳等我！」

顧見驪從蓋頭下方看他，摸了摸他的頭，柔聲說：「小川是男子漢了，要保護好父母。」

顧川使勁兒點頭。

顧見驪這才往外走，忍著不回頭，毅然上了花轎。花轎搖搖晃晃，逐漸走遠，跟在後面的呼喊聲也慢慢聽不見了，坐在花轎中的顧見驪這才撲簌簌落下淚來，眼淚越來越多，濕了她的花容月貌。

從雲端跌進泥裡的生活，她總是忍著淚，今日卻再也忍不住了，有紅蓋頭遮面、

花轎隔離，倒能無聲哭個痛快。

待哭得心裡舒服了，她才從袖中拿出一方帕子仔細擦了臉。被淚洗過的臉龐更顯瑩白如玉，她慢慢勾起嘴角，端莊優雅地微笑著。

花轎是從側門抬進廣平伯府的，府裡冷冷清清，沒有鞭炮，也沒有什麼熱鬧感。

「五夫人，該下轎了。」

從花轎中探出一隻手來時，等在轎外的宋嬤嬤還愣了一下才伸手去扶。她扶著顧見驪邁進小院，忍不住解釋。「五爺身體不好不能吵鬧，喜宴擺在前院，至於其他禮節，也一併從簡。」

顧見驪輕輕點頭，只專注望著腳下的路，後來嬤嬤還說了些什麼她都沒怎麼仔細聽，隨著距離新房越來越近，她心裡也越來越忐忑。

進了屋，房中藥味兒撲鼻。

等到嬤嬤扶著她在床邊坐下，顧見驪更是坐得腰背挺直，整個人緊繃著，一絲冷汗從額角沁出。

他……就在她旁邊？腦海中不禁浮現那個夢裡的姬五爺——三頭六臂壯如牛的恐怖模樣。藏在寬袖裡的手攥緊帕子，一時太過用力，指甲竟斷了，疼得顧見驪倒吸了一口涼氣。

五爺的屋子不僅充滿藥味兒，而且陰森森的，整個府裡沒誰願意往這兒鑽。宋嬤嬤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姬無鏡，畏懼地匆匆收回視線，又上下打量了一遍新嫁娘，心裡不禁有些惋惜。

如果武賢王沒出變故，眼前這位及笄就會被封郡主，那樣的家世容貌和名聲，竟很快要折在這裡，真是可惜了。

不過這些事兒不是她一個奴僕能置喙的。她笑著說：「五夫人，您稍候，五爺院子裡的林嬤嬤一會兒就來伺候您，老奴要先去回稟老夫人。」

顧見驪這才知道她不是五爺院子裡的人，微微頷首。「有勞嬤嬤了。」

屋子裡很快安靜下來，顧見驪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她從紅蓋頭下方看自己的手指，斷了指甲的地方沁出血絲來。她一動不動坐了近一個時辰也沒等來人，忍不住輕輕吮了一口斷了指甲的拇指，自己掀開蓋頭。

房間裡很暗，窗前掛著遮風又遮光的厚簾，只有一對喜燭「劈啪」一聲清脆炸響。

顧見驪又望向離床頭不遠的火盆，目光頓了頓，做了好些心理準備，才小心翼翼地望向躺在床上的男人，眸中登時閃過一抹訝然。

她心裡是有些怕的，第一眼沒敢莽撞，輕輕瞟了一眼便迅速低下頭，只是這麼飛快的一瞥，男人給她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白。

他並不像夢裡那般三頭六臂，也不是想像中的身壯如牛，相反的還有些瘦削，不過身量頗長。

顧見驪垂著眼睛，回憶那匆匆一瞥裡男人的五官輪廓，可沒什麼印象，只記得他膚白如雪。

也是，臥床四年，自然是消瘦與蒼白的。

顧見驪輕輕抿了下唇，再次抬眼，眼睫輕顫，怯生生地再次望向床上的男人。

姬無鏡闔著眼，雙目狹長，左眼眼尾下有一顆淚痣，緊抿的薄唇勾勒出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

顧見驪一怔，這般容貌與她所想可是大相徑庭，忍不住將身子前傾更湊近一些，細細打量起眼前人的眉目，半晌，才緩緩搖頭。

這容貌長在男子身上，著實太漂亮了些，男子容貌還是如父親那般器宇軒昂更好。這時她一縷兒挽起的烏髮忽然鬆脫垂下，輕輕拂過姬無鏡的鼻梁，落在他的眼窩。顧見驪一驚，這才驚覺自己距離他的臉這麼近，雙頰不自覺染上一抹極淺的紅，慌忙坐直身子，將闔了禍的頭髮塞到盤髮裡，又偷偷望了姬無鏡一眼，見他仍一無所覺地安靜睡著，這才將手搭在胸口，鬆了口氣。

一陣急匆匆的腳步聲由遠及近，顧見驪猶豫了一下，也沒有重新用紅綢遮面，大大方方地坐在原處等著。

很快進來一個滿臉堆笑的婦人，先是對顧見驪說了兩句賀喜的吉祥話，才介紹自己是六少爺和四姑娘的乳娘，剛剛在哄四姑娘睡覺才來遲了。

顧見驪微瞇起眼，有些茫然。

林嬪嬪忙解釋。「忘了告訴夫人了，六少爺和四姑娘是五爺的孩子。」

顧見驪一下子想了起來，姬五爺是有那麼一雙龍鳳胎。

姬五爺也曾有過一門親事，是幼時由父母定下的，女方姓葉，只是後來姬五爺做起殺人的行當，在京中名聲日益不好，葉姑娘一心想退婚，加上四年前姬無鏡出任務時中了慢性毒，又抱回來一對龍鳳胎，葉姑娘一口咬定冷血殘暴如他不會好心收養孤兒，定然是他外室的孩子，或許還是奸生子，於是死要活的吵著把親事給退了，之後姬無鏡身體一日比一日差，臥床四年至今，自然不會再議親。

顧見驪之所以知道這事兒，實在是那位葉姑娘當年鬧出來的動靜著實不小，當時她是偎在姊姊腿上，從丫鬟口中聽來的。

「五爺喜靜，院子裡伺候的人不多，平時都是長生在五爺跟前，但是您嫁了過來，他不方便再進內宅，等明兒個再讓他來給夫人請安。」林嬪嬪長了一張圓圓的笑臉，瞧著十分喜慶。

這幾個月顧見驪沒怎麼笑過，也沒見過幾張笑臉，猛地瞧著這張討喜的臉，心情莫名好了許多，眉眼唇畔也染上幾分笑意，溫聲低語，「日後有勞林嬪嬪了。」

林嬪嬪笑著客套幾句，又說：「咱們院子裡人少，夫人多擔待。」

顧見驪偏過頭望了一眼床榻上的男人，擔心談話聲吵到他。

林嬪嬪看在眼中，對她的印象更好了些，引她在十二扇落地屏風下的羅漢床上坐下，又簡單介紹了一下院子的情況。

姬五爺院子裡人口少，是真的少到讓顧見驪驚訝。三個主人，一共才三個下人，除了兩個小主子的奶娘林嬪嬪和小廝長生外，只剩下一個丫鬟，丫鬟名栗子，腦子有些不太好使，因為是長生的妹妹才被准許留下。

「夫人，要不要用膳？」

這時早已過了用膳的時辰，顧見驪也沒了剛進屋時的緊張，如今林嬪嬪一問，頓覺餓了。林嬪嬪急匆匆去外間吩咐，等膳食端上來，她又進來扶著顧見驪繞過屏

風到了外間。

膳食雖然簡單，卻是顧見驪自家中出事後不曾嘗過的。

香軟的水晶菱香餃入口，她忽地想起家裡境況，鼻子不住一酸，只能低下頭藏起眼裡的黯然，等再抬頭時，又回復從容溫和的眉眼。

待她用完，林嬤嬤撤下膳食，伺候她梳洗沐浴後，就要趕過去照顧六少爺和四姑娘，屋子裡再度剩下顧見驪一個人面對姬無鏡這個她不曾見過、有些畏懼，又並非心甘情願下嫁的人。

剛剛沐浴過的顧見驪身上帶著一點的濕意，大紅裙襪曳地，她款步行至床榻前，蹙眉瞧著床上人，猶豫片刻才彎下腰抱起新添的鴛鴦喜被，而原先蓋在姬無鏡身上的另一床被子被她不小心扯開了一些，她頓時嚇白了臉，疾步將鴛鴦喜被放在羅漢床上，又折回床榻前。

梳洗過的顧見驪長髮已經放了下來，她將鬢髮掖到耳後，才壓下心裡的抵觸，小心翼翼地給姬無鏡掖被子，不小心碰到他的手背，又驚得縮回手。

自七歲起，父親便不再碰觸她，這會兒與陌生男子相處，她心裡總有些彆扭。

她垂眼去看姬無鏡的手，只覺他的手並不寬大，手指卻很長，骨節格外分明。她看了一眼便收回視線，悄聲走向羅漢床。

讓她與姬無鏡同床而眠自是不能的，幸好對著大床的屏風下還擺了一張羅漢床，雖不如床榻舒服，倒比這幾個月睡的木板床好太多了。

若是正常婚娶，她自是不會任性到新婚之夜與夫君分床，可如今她不願與姬無鏡同床而眠的理由實在有些難以啟齒，她……擔心他半夜病逝，自己一覺醒來就發現和一具屍體同床一夜！

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縱使屋子裡燃著炭火，可離羅漢床有些遠，顧見驪慢慢蜷縮起身子，望著桌上的喜燭，有些失神。

今天是她及笄的日子，還記得父親曾大笑著許諾為她大辦及笄宴，宴上她將會被封為郡主。

今天亦是她出嫁的日子，曾想過長輩祝福，姊妹歡言，三拜九叩交杯結髮的畫面……沒有，什麼都沒有。

可現在還想這些做什麼呢？還不如想想怎麼治好父親的傷，怎麼給父親洗刷冤屈，怎麼應對眼下在廣平伯府的境況。

她在被子裡挪了挪，將下巴埋進被子裡取暖，臨睡前遙遙望了一眼床榻上的男人，和一個只剩半口氣的人同處一室實在有些讓她發怵，最後索性把臉也埋進了被子裡。

顧見驪睡得不太踏實，雖然沒有作關於鬼怪的惡夢，卻覺得有一雙狐狸眼一直盯著她，嚇得她更不敢睜開眼，在被子裡縮成了一團。

夜深了，廣平伯府二房的燈還沒熄。

二夫人皺著眉，又煩又愁。若顧家沒有出事，顧見驪原本會在來年夏時過門，成為她的兒媳，沒想到如今做不成兒媳，竟成了她的妯娌。

「夫人……」心腹大丫鬟紅杏瞧著她的臉色，端來一碗養胃粥。「這幾天真冷，夫人您吃幾口暖暖胃。」

「怎麼就真娶進府了？」二夫人越想越氣，「不是說這麼做是為了逼她主動抗旨退婚？」

她愁的不是兒媳變弟媳的轉變，而是不知如何對兒子交代。當初兒子跪地求家裡幫武賢王，家裡騙他去南安城接表親，許諾他回來就為武賢王的事情走動，實際上打的主意是支開他，逼顧見驪抗旨，如此能依宮裡的意思除掉顧敬元，又能讓顧見驪主動退婚，等兒子回來，一切已塵埃落定。

只是他們千算萬算都沒想到，顧見驪寧可陪葬送命也沒有抗旨，如今這種情況，等兒子回家發現未婚妻成了他的嬸娘，若是鬧起來……作為母親，她自然知道兒子的執拗，也知道他對顧見驪的深情。

想起那張過分豔麗的臉，二夫人就氣得拂袖摔了小几上的熱粥。「天生會勾人的狐媚東西！」

「夫人您別急，五爺這次昏迷了小半年，比往常都久，奴婢還聽說五爺前天又咳血了。三少爺歸家還要至少十日……」

二夫人眸光微動，十日，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翌日清晨，天還沒亮的時候顧見驪便醒了，她是被凍醒的，身上的鴛鴦喜被不知何時落了地。她睡姿很規矩，經常睡時什麼姿勢醒來還是什麼姿勢，更沒有踢被子的習慣，可她也沒多想，抱起被子拍了拍灰塵，把它放回床榻上，畢竟讓別人知道她昨晚睡在羅漢床上總是不好的。

一轉身，發現桌子上的那對喜燭居然還沒有燃盡，她忽然想起姊姊出嫁的時候，繼母曾說過新婚之夜的喜燭一定要燃到天明才能百年好合，事事順遂。她走過去在桌旁坐下，托腮望著晃動的火苗，好半天，眼睫才隨著火苗眨動一下。

這會兒離天明還有些時間，可她不敢再睡，只是安安靜靜坐在昏暗的房中等待天明，為打發時間，便細思起廣平伯府的情況。

她原本是要嫁給姬玄恪的，對廣平伯府的事情也算有些瞭解。

廣平伯年歲不小了，共有五子一女，前五子為原配所出，小女兒為繼室所出，也就是如今府裡的老夫人。五位爺裡，長子有個不大不小的官職，二爺、三爺都不大有出息，四爺少年時夭折，五爺如今吊著口氣。孫輩裡倒是有幾個有出息的，尤屬姬玄恪最有潛力。

怎麼又想起了他？顧見驪微微蹙眉，側首望向床榻上的男人。

說起來，廣平伯府裡老老小小中，權力最大的人竟是姬無鏡，他沒有品階官職，權力卻極大，更是讓滿朝文武畏懼。

如今聖上經歷奪嫡之役才終登九鼎，坐上龍椅時朝堂並不穩固，於是設立玄鏡門，一些該殺卻不能在明面上殺的人便交給玄鏡門處理。

姬無鏡是玄鏡門的第二任門主，他弱冠之年接下此職，如果說玄鏡門是陛下的

刀，那麼姬無鏡就是這刀上最利的刀，他殺過反賊，也殺過忠臣，屠過刺客，亦宰過親王。

若姬無鏡只是為陛下當差，風評倒也不會差到如此，只是有人說姬無鏡是享受殺人的，有人說親眼見過他食人肉飲人血，還有人說他全身上下都是暗器，若他對誰輕笑一聲，恐怕那人便見不到明日的太陽。

有一年聖上出行，百姓夾道跪拜，忽有膽大刺客行刺，姬無鏡便當眾剝了刺客的皮，他一身紅衣立在馬上，用長劍挑起人皮，笑著說要回去做一個人皮燈籠玩玩，那一幕讓圍觀百姓莫不毛骨悚然。

還有一年，番邦使者挑釁，他仍是一襲紅衣，懶散地抱胸斜倚在廊柱嗤笑，那使者再叫囂，可話還沒有說完便七竅流血而死。

當時姬無鏡只是攤了攤手，似笑非笑的說：「不是我幹的。」

不是他，還能是誰？

可昔日那樣的風雲人物如今卻躺在床上等著大限之日，顧見驪不禁有些感慨。許是想起同樣臥床昏迷的父親，再望向姬無鏡的目光裡，便少了許多先前的畏懼膽寒。

也是，都是快死的人了，有什麼可怕的？至少沒到陰曹地府前是不用怕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林嬤嬤趕來伺候她梳洗。她這婚事雖然特殊，可是今日的請安還是要去的。

走在簷下，顧見驪有些不放心，問：「你跟我過來，六少爺和四姑娘那裡可安排妥帖了？」

「夫人放心，奴婢出來的時候兩位小王子還睡著，栗子在一旁守著。」林嬤嬤又解釋了一句，「栗子這丫頭雖然拙了些，吩咐她簡單的事情她還能做好的。」

顧見驪這才點點頭。「等回院子了我就去瞧瞧他們。」

落後半步的林嬤嬤瞧著她端正挺立的背影，覺得十分驚奇。她原以為會抬進來一個哭哭啼啼的女主人，沒想到竟如此沉穩淡然，這哪裡像明知道時日不多等著陪葬的人？不僅一滴眼淚沒落，還該吃吃該喝喝，這樣也就罷了，竟然還會關心兩個小主子，禮節方面也沒什麼錯處，倒像是真打算好好過日子的。

再一想到她不過剛十五歲，更是覺得不可思議。

宋嬤嬤挑起簾子通稟五夫人到了，顧見驪邁進主屋，打斷屋子裡原本的談笑聲，無數目光瞧了過來，上上下下打量著，恨不得把她看透似的。

廣平伯府的女眷們，顧見驪幾乎都認識，她視若無睹各種看熱鬧的目光，款款走至老夫人面前，規矩行禮，從容得體的無一絲錯處。

「起來吧。」老夫人隨意點頭，讓宋嬤嬤遞上紅包。

顧見驪又與三位妯娌相見，依次喊了大嫂、二嫂和三嫂。

二夫人的臉上明顯有些尷尬，明明一切禮數都沒錯，偏偏屋子裡的氣氛就是古怪得很。

這時大姑娘姬月明忽然開口。「見驪，三個多月沒見，世事竟變化甚大，沒想到你沒成為我三嫂，反而給我五叔沖喜來了。」

此話一出，本來就有些冷場的氣氛變得更加尷尬。

顧見驪忽然想起父親曾說：「玄恪這孩子是不錯，他日必有一番作為，可嫁給他，必得和他的家人相處，廣平伯府有皇室宗親的名頭，裡頭實在爛透了，那家人的做派，恐我的見驪不喜。」

顧見驪看向姬月明，終於懂了父親的話。

望著那雙清明的眼，姬月明忽然有些心虛。曾經整個京城都捧著顧見驪，想要接近眼前人都沒什麼機會，如今她家中生事，更淪落到要嫁給別人沖喜的地步，自己壓抑許久的自尊心一下子漲得老高，這才沒忍住挖苦了兩句。

顧見驪臉上掛著淺淺的笑，卻難掩威儀地說：「明姐兒，稱呼錯了。」

姬月明一怔，一臉不可思議。

顧見驪卻已經移開了視線，看向大夫人，溫聲說：「若是我沒有記錯，明姐兒兩三個月前已經及笄了，如今也該懂些規矩，免得在外面出錯。」

她的聲音本就有些甜軟，溫聲細語的時候，更是給人特別舒服的感覺，明明說的是指責的話，卻也十分動聽。

大夫人這幾日正在愁女兒的婚事，這番話正好戳到她的痛點。她並非想為顧見驪打抱不平，而是不喜女兒當眾表現得不夠得體，尤其是女兒和同齡的顧見驪站在一起時，這差距……

她立刻拉長臉斥責。「沒大沒小的成什麼樣子！身為長姊，還不快帶著幾個妹妹喊五嬸！」

母親一個眼色就把姬月明叫屈的話嚇了回去，她咬咬牙，心不甘情不願地朝著顧見驪屈膝。「月明給五嬸問好。」

其他幾房的女兒姬月文和姬月真一併起身問好。

大郎姬玄慎也帶著幾個弟弟給顧見驪問好，府裡一共五位少爺，除了姬玄恪，其他人都在。

顧見驪不動聲色，心裡卻忍不住想他是不是因為覺得尷尬，才故意避開今日的場景。

廳中還有老夫人表親家的幾個孩子，不過老夫人並沒有讓她與這些親眷打交道的意思，只是揉了揉眉心，讓晚輩都退下，接著說最近天寒，不必日日過來請安，又格外囑咐她好好照顧姬無鏡即可。

顧見驪了然，日後其他人是否來請安不說，老夫人是直接拒了她的登門。

她臉上端莊的淺笑未曾變過一絲一毫，內心毫無波動，只是在離開的時候感覺到一道過分直白的目光，一回頭，便對上二夫人外甥不懷好意的目光。

顧見驪蹙眉，更加確信父親當初的話的確沒說錯。

第三章 初見大魔頭郎君

回到院子，顧見驪沒回房，而是先去看望了四歲的六少爺姬星漏和四姑娘姬星瀾，兩個孩子居然還在睡，她也沒吵醒他們，只是輕輕走過去望了一眼。

兩個小孩子都是雪團子一樣可愛的年紀，酣睡時的模樣更是討人喜歡，尤其是睡在外側的女娃，像隻軟軟的小奶貓似的，瞧著就讓人心裡跟著發軟。

「夫人，您先回去休息，等小主子醒了，奴婢再抱過去見您。」

顧見驪又望了一眼酣睡的兩個孩子，才硬著頭皮轉身回房。

她本來想，陪兩個孩子一整天就不用回去單獨面對姬無鏡，可惜這兩個奶娃娃睡得正香……

無奈的回了屋，倚靠在窗前，她隨意拿了本書來讀。若讀書能分散注意力，倒是能讓她忘記屋子裡的另一個人。

當她讀到一半，發現窗外天色陰沉沉的，像是要下雪，聽見有人走進屋中，她的目光仍落在書頁上，隨意問：「有什麼事嗎？嬤嬤。」

「五表嬌。」

帶著討好的男聲令顧見驪一驚，猛地抬頭。

二夫人外甥趙奉賢才往前邁出一步，顧見驪便用力將手中的書放在桌上，肅聲質問：「這裡豈是你能隨意進入的地方！」

趙奉賢被她忽然爆發的氣勢唬住了一瞬，不過也只是瞬，他便繼續上前，笑嘻嘻地說：「五表嬌，早上沒能跟您問好，奉賢心裡過意不去，親自過來給您請安嘍！」

曾經的顧見驪絕對接觸不到這樣的人，或者說即使是再卑劣的人在她面前都會裝出儒雅的模樣，可在過去的三個月，她已見過太多地痞流氓，這樣的言語和表情，她實在是太熟悉了。

顧見驪抓起一旁的茶碗，朝趙奉賢腳旁摔去，「出去！再不出去我就要喊人了！」

趙奉賢仍舊是嬉皮笑臉，「五表叔最喜歡死人，討厭活人，所以他的院子最偏僻，您喊不來人的。」他瞇起小眼將眼前人從頭到腳打量一遍，「再說，您這是誤會奉賢了，奉賢仰慕五表嬌多年，只是想和您說說話，別的混蛋事兒……不做。」雖然姬無鏡的院子偏僻，可眼下乃白日，又快到晌午，顧見驪穩了穩心神，沉下嗓音。「賢侄想與我說什麼？」

她不動聲色的拿起桌子上另外一只白釉茶碗，抿了一口涼茶，放下茶碗後手指搭在碗沿，輕輕轉動。

「奉賢是想告訴五表嬌，如今您不是孤單一人，若是有什麼需要，儘管隨時來找奉賢，不管是什麼事情，也不管是白日還是夜裡……」說到最後，聲音低下，語氣裡亦帶了些曖昧。

那張色迷迷的醜臉實在令顧見驪作嘔，可她只能忍著怒意，不接他的話，冷靜地說：「你五表叔的院子的確偏僻，只是眼看就要到午膳的時辰，賢侄是想留下用膳嗎？若如此，得支會廚房一聲。」

甜甜軟軟的聲音入耳，趙奉賢大半個身子都酥了，他笑咪咪地說：「五表嬌，您怎就不信奉賢的善意？奉賢今日過來只是想瞧瞧您過得如何，表表忠心罷了。」說著不由自主又向前走了兩步，回頭瞥了一眼床榻，壓低了聲音繼續說：「就在您嫁過來的前一天夜裡，五表叔咳了血，府裡來了宮裡頭的太醫，言明五表叔活不到過年。如今距離過年可只有十日了，到時候府裡會怎麼對您，您心裡清楚，只要您點個頭，咱們合夥來一齣狸貓換太子——」

接下來的話他沒有再說，可是顧見驪已經聽懂了，這是要以救命之恩囚著她作外室。

「五表嬸，您好好考慮考慮。是到用膳的時辰了，奉賢先走一步。」他一步三回頭，目光猥瑣，從院子的偏門出去，看看左右沒人，便大搖大擺地往正路走，腦子裡仍舊是顧見驪的花容月貌，勾得他心癢難耐，決定去花柳巷先快活快活。直到聽不見腳步聲，房中的顧見驪挺直的脊背才一軟，有些疲憊的靠上椅背，望著摔在地上的茶碗碎片出神。

倘若她毀了這張臉，是不是就會少去很多麻煩？

或是將趙奉賢來過的事情說出來尋求庇護？可這廣平伯府分明盼著她早些死，免得受牽連，她根本不可能得到援助。

這時突地傳來小孩子的說話聲打斷她的思路。

林嬤嬤抱著姬星瀾，姬星漏跟在她身旁，進了屋，她把懷裡的姬星瀾放下，笑著對顧見驪說：「夫人，奴婢把六少爺和四姑娘帶過來了。」

哥哥姬星漏自打進屋就低著頭，妹妹姬星瀾則一直往林嬤嬤身後躲，有些畏懼。

林嬤嬤把藏在她身後的小姑娘推到身前，柔聲說：「這位以後就是你們的母親了，快叫人。」

姬星瀾抬起頭，好奇地望著顧見驪，大大的眼睛撲閃撲閃，小嘴微張，想要叫人，又有些猶豫。

顧見驪起身，腳步輕盈地走上前蹲在兩個孩子面前，揉了揉姬星瀾的頭，溫柔地說：「沒關係的，不想叫暫時不用叫。」

姬星瀾歪著小腦袋好奇地瞧她，覺得她好漂亮，聲音也好聽，不由自主朝著顧見驪咧開嘴笑起來。

林嬤嬤又說了一遍。「四姑娘，喊人了。」

「母——」

一直低著頭的姬星漏忽然推了妹妹一把，幸虧顧見驪眼疾手快，抱住搖搖欲墜的小女孩。姬星瀾在顧見驪的懷裡轉過身看向哥哥，委屈地扁了嘴，可是哥哥一個眼神瞪過來，她立刻不敢哭了。

姬星漏嗤笑了一聲，沒好氣地喊，「我要吃飯！」

「這……」林嬤嬤為難地看向顧見驪。

顧見驪點點頭。「妳去吧。」

林嬤嬤應了一聲，沒發現視線死角的碎茶碗，立即提著裙子疾步往外間去準備。顧見驪沒理姬星漏，直接將姬星瀾抱起來在窗前坐下，用指腹輕輕點了點小姑娘的鼻尖，「妳叫星瀾是不是？」

「哇，妳怎麼知道？」小姑娘驚奇地睜大了眼睛。

「我不僅知道妳叫星瀾，還知道星瀾今年四歲啦！」

「哇，妳知道那麼多呀！我是四歲啦！」說著，她神氣的伸出五根手指頭，接著偏過小腦瓜兒瞧，想了半天，又縮回去一根手指。

顧見驪忍俊不禁，湊過去在小姑娘的臉蛋上輕輕親了一下。

「我們星瀾真漂亮！」

姬星瀾懵懵懂懂地望著她，接著忽然踢掉鞋子，抓著顧見驪肩膀上的衣服，歪歪扭扭地站起來湊到顧見驪面前，在她的臉頰上吧唧一口。

「妳也好看！」

小孩子一旦開了口，就是嘰哩呱啦說個不停，偏偏還長了張討人喜歡的臉蛋，加上軟糯的童音，更是讓人喜歡。

站在原地的姬星瀆看著她們兩個妳一句我一句，完全當他不存在一般，立刻走到一旁的衣櫥踢了兩腳。

姬星瀾果然扭過頭來，可顧見驪立即逗著她，輕易地又吸引了小姑娘的注意力，繼續當姬星瀆不存在，惹得姬星瀆更加生氣。

他走到地上摔碎的瓷碗前，作勢蹲下來玩。記得林嬤嬤每次都會大驚小怪地跑來抱起他，驚呼「我的小祖宗喲，可別傷了」，然而他玩了好一會兒碎片，坐在窗前的兩個人都沒理他。

顧見驪以眼角餘光悄悄看了賭氣的小男孩一眼，無聲念他的名字。星瀆？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她猜測這孩子特別的名字應當是從這首詩而來的。

午膳的時候，姬星瀆沉默地吃飯，姬星瀾仍在顧見驪腿上。

「我吃飽了！」姬星瀆猛地跳下椅子，一溜煙兒跑了。

林嬤嬤哎喲一聲，趕緊扯著裙子追出去，看來這樣的戲碼已不是第一次上演。

姬星瀾吸進一根麵條，用小小的手摸了摸嘴角，仰著臉望向顧見驪，含糊不清地問：「哥哥怎麼了？」

「哥哥吃飽了，咱們星瀾繼續吃。」

「下午能來找妳玩嗎？」姬星瀆嘟起肉呼呼的小嘴，邊吃邊問。

「當然可以呀！」

有照顧小孩子的名義，就可以不用一直單獨和姬無鏡相處。當然，姬星瀾這麼討人喜歡，著實是意外驚喜。

至於姬星瀆，顧見驪看得出來這孩子的教育出了問題，可這種因為環境慢慢養成的性子，不是一朝一夕能改過來的。

顧見驪親自抱著姬星瀾去睡午覺，其實她恨不得留在孩子的房裡和她一起睡，可是她得硬著頭皮先做一件事情。

先前給姬無鏡餵食是長生負責的，如今他不宜進屋，這事兒就落到了顧見驪身上。早上顧見驪因為一早去主屋請安躲過一劫，現在卻是躲不過了。

顧見驪端著一碗粥慢吞吞的走進裡屋，躊躇地立在屏風旁，望向床榻，直到瓷碗有些燙手，才認命地挪步走去，坐上床沿。

她將粥碗放在床頭小几，又準備帕子放在姬無鏡耳側的枕頭上。在家裡的時候，她曾給昏迷的父親餵過東西，也算有經驗。

「別慌，流出來擦掉就好，多試試總能餵進去，他現在昏迷，不能打妳，權當、當是給父親餵粥了……」顧見驪對自己喊話半天，終於端起碗來，試了試溫度，

小心翼翼地餵給姬無鏡。

幸好，過程比她預想的要順利多了。

只是餵到一半顧見驪忽又想起，今日只是餵食，那麼擦身這事兒日後是不是也是她負責？

這一想，手就一抖，湯匙裡的粥滴落在姬無鏡的臉頰。顧見驪一驚，急忙用指腹抹了去，才慌慌張張想起用帕子重新給他擦一遍。

等將一小碗魚粥餵盡，顧見驪長舒了口氣。

這只是午膳，還有晚膳，好不容易熬到晚膳也結束，顧見驪如昨夜一般，抱了一床被子宿在羅漢床上。

她留了一盞燈才歇下，屈膝側躺在羅漢床上，雖一動不動地闔著眼，卻許久未能睡著。

於是，當有人從窗戶跳進來的時候，她一下子就醒了。

「什麼人！」她彈坐起身，順手握住藏在枕下的匕首。

「五表嬸，您居然睡、睡在羅漢床、床上？嘿，新婚燕爾，五、五表叔不能陪您，奉賢陪您怎、怎麼樣……」趙奉賢一步三晃，全身帶著酒氣。

顧見驪暗道一聲不好。白日的時候他尚且能守些禮，可如今醉了酒，骨子裡的劣性恐要暴露出來。

她一邊朝房門口跑，一邊大聲喊，「林嬤嬤！長生！」

可惜她一個年紀不大的小姑娘哪裡跑得過男子，趙奉賢幾步追過去，反而比她先到門口，用後背抵在門上。

這一瞬間，顧見驪特別想父親，如果父親好好的，定然不能讓她受這樣的委屈。

「別、別跑了，嗝……」趙奉賢踉踉蹌蹌的走上前，「五表嬸，奉賢、奉賢陪您……」

顧見驪握緊手裡的匕首，一邊後退，一邊冷著臉訓斥。「我是你的長輩！你不能這樣胡來！」

小腿不知撞上了什麼東西，顧見驪登時朝後跌坐，她偏過頭，才知道自己退到了屋子最裡面的床榻，趕忙慌聲道：「你五表叔還在這裡！他今日曾醒了一次，當著他的面動他的妻子，你就不怕他醒來找你算帳？」

趙奉賢嘿嘿笑了兩聲，跌跌撞撞繼續往前，把自己絆倒了也不急著爬起來，抬頭望向顧見驪，咧嘴笑答，「五、五表叔快死啦，什麼都不知道了，就算我脫了褲子往他臉上撒一泡尿，他也……嗝！」

突地，他臉上的笑僵在那裡，那雙迷濛醉眼也一點點恢復清明，像是一瞬間醒了酒一般，整個人開始發抖。

顧見驪懵了，後知後覺地慢慢轉過脖子，看向身側，便看見一雙似笑非笑的狐狸眼，狹長的眼尾微微上挑，勾勒出幾許風姿，加上那眼下的一滴淚痣，再添三分妖氣。

「吵死了……」

姬無鏡的嗓音本就偏冷，如今太久沒說話，猛地開口，聲音沙啞乾澀，更顯陰森，令顧見驪感覺像一條陰冷的蛇爬過脊背。

趙奉賢瞪圓了眼睛，一副見了鬼的表情，狼狽的趴在地上。「五、五表叔……」

「噓。」姬無鏡緩緩抬起手，將食指搭在唇前。房中只燃著一盞燈，不甚光明，令他的臉色越發蒼白。

趙奉賢登時連喘氣聲都不敢再發出。

一旁的顧見驪望著姬無鏡，不由自主一併收了聲。

姬無鏡放下手，手掌撐在床上，動作極為緩慢地撐起上半身，盤腿坐在床上，雙手隨意地放在腿間。他手長腿更長，身上雪色的寢衣鬆鬆垮垮的套在身上，側襟尚未繫緊，露出些胸膛。

由於昏迷太久，手腳有些僵，他這一系列動作做得很慢，看在顧見驪眼中，更像耗盡一整個夜晚那麼漫長，她不由自主的向後挪，直到後背抵上床柱，退無可退。姬無鏡涼涼地瞥向趙奉賢，挑起眼尾，帶出一抹笑，那一滴淚痣跟著微微上挑。他明明在笑，趙奉賢卻覺得毛骨悚然。

「把剛剛的話再重複一遍。」

聞言，趙奉賢一骨碌爬起來，跪爬到床前，雙手死死抓著床沿，顫聲說：「五表叔我錯了！我錯了錯了！奉賢剛剛喝醉了，都是胡說八道！」

姬無鏡只是看著他，若有似無地笑著，不氣也不惱。

可他越是這樣，趙奉賢越是膽寒，整個人僵在那裡，好半天才嚥了口口水。

夜晚的寒風從開著的窗戶灌進來，吹在趙奉賢被冷汗澆濕的後背，令他如墮冰窟，只能照著眼前惡魔一般的男人的吩咐做。

「五、五表叔快死啦，什麼都不知道了，就、就……」趙奉賢硬著頭皮說，可說到一半就再也不敢說下去。

「繼續說。」姬無鏡懶懶瞥了他一眼，語氣聽不出喜怒。

「就、就算我脫了褲子往他臉上撒一泡尿，他也……」趙奉賢用全部的勇氣喊完先前的話，立刻大哭著跪地磕頭，腦門往地上撞得咚咚響。「五表叔您饒了奉賢吧，奉賢再也不敢了！」

姬無鏡放在腿間的手撐著身下的床榻，上半身極為緩慢地微微前傾了些，「還少了一個字。」

「什、什麼？」趙奉賢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抬起頭，目光呆滯。

什麼叫還少了一個字？可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他大腦異常清醒，倒成了這輩子腦子最靈光的時候，很快明白過來。

「五、五表叔快死啦，什麼都不知道了，就算我脫了褲子往他臉上撒一泡尿，他也……嗝！」

姬無鏡嘴角輕勾，挑起的眼尾堆出三分笑意，滿意地輕笑。「這下對了。」

他笑了，趙奉賢卻連哭都哭不出來，只能反反覆覆地喊著，「五表叔、五表叔……」

「賢侄有句話說的不太對。」

趙奉賢哭著回答，「是是是，五表叔說什麼都對……」

姬無鏡慢悠悠地開口。「比起活人，我更喜歡死人，但是最喜歡的，是被我弄死的死人。」

趙奉賢粗啞的聲音一頓，渾身打了個冷顫。

「五表叔最喜歡死人，討厭活人，所以他的院子最偏僻，您喊不來人的……」這是他上午偷偷過來時威脅顧見驪說過的話。

趙奉賢的鼻涕流得很長，嚇得倒抽了一口氣。「五一！」

「罷了，滾吧。」姬無鏡皺眉，看向他的目光染上幾分嫌惡。

「是是是！奉賢這就滾！」趙奉賢像是得了大赦一樣，又哭又笑地爬起來，慌慌張張往外跑，邁出門檻的時候還摔了個狗吃屎，卻連疼也不覺得，立馬又起身，動作非常迅速。

「關門。」

姬無鏡沙啞的聲音從後方傳來，趙奉賢立即又低著頭跑回去，用顫抖的手把門關上，然後轉身就跑，一時慌不擇路又摔了一跤，再爬起來繼續跑，邊跑邊氣自己是真的腦子有問題，才會在姬無鏡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放肆，怎麼就不能等那個惡魔死透了再來……

房間中，顧見驪後背緊貼床柱，雙手緊緊握著匕首，因為過分用力，斷了指甲的地方隱隱又滲出血絲，可是她渾然不覺得疼。

逃過一劫，她本該喜悅的，可是望著姬無鏡，她又陷入另一種驚懼，整個身子緊繃著，雙肩微微發顫。

姬無鏡冰涼的目光這才掃了她一眼，低沉開口。「還拿著匕首做什麼？沒捅到爛狗，打算拿我補一刀玩玩？」明明剛開口的時候面無表情，說到最後竟是帶出幾分莫測的笑意。

「不、不是……」顧見驪慌張鬆手，匕首從她手中掉落，重重落在地上。

她的確想過或許姬無鏡真的會醒過來，可是也絕對沒想過他醒來時會是這樣的場景。

冷靜，冷靜！她該說什麼？告訴他，她是他昏迷時廣平伯府給他娶進來的妻子？可這也並非是實情，其中的彎彎繞繞不是一兩句話便能說清的。

「我、我……你……」向來沉著冷靜的顧見驪第一次變成了結巴，意識到自己還坐在床上，她局促地站起身就想逃。「我去給你請大夫——」可是才剛邁出一步，手腕就被握住。

姬無鏡的手很涼，明明是剛甦醒的病人，力氣卻不小，他用力一拉，她身形一晃，一條腿筆直立著抵著床，另一條腿則彎曲著跪在床沿，纖細柔軟的身子就這麼弓著栽進男人的懷裡，下巴重重磕在他的肩上。

姬無鏡還是先前盤腿而坐的姿勢，紋絲不動，除了握住顧見驪的手。他抬起另一隻手搭在顧見驪的腰側，摸了摸。

女人的腰可真細真軟，即使是僵著身子。

顧見驪只覺得姬無鏡的聲音陰冷，手也是，像條冷血的蛇爬上她腰側。她拚命忍耐，可是身子還是忍不住開始發顫，緊繃的時候感覺異常敏銳，她很快發現姬無

鏡修長的手指滑進她的衣襟。

那一瞬間，她想到的不是輕薄之舉，而是人皮燈籠。

這時姬無鏡忽然鬆了手，顧見驪一踉蹌，整個人跌坐在姬無鏡身側。她雙手撐在
床上，身子略微向後，無聲喘了兩口，才小心翼翼地看向身邊的男人。

只見他拿著一方雪色的帕子抵在唇前，一陣輕咳，那方乾淨的雪帕很快染上猩
紅，鮮血漸次暈染，濕了大半的帕子。

那是她的帕子。

顧見驪一怔，這才明白對方剛剛拉她，只是為了拿她腰側的帕子。

她終於冷靜了些，小聲問：「你、你怎麼樣了？」

姬無鏡止了咳，用指腹抹去嘴角的血跡，低下頭，盯著那方染血的帕子看了一會
兒，才不疾不徐地將沾滿鮮血的帕子工整疊好放在一側，啞著嗓子問：「現在是
什麼時候？過了年沒有？」

「臘月二十一。」顧見驪小聲回答。

姬無鏡聞言，動作微頓，幾不可見地皺眉，「早了。」

顧見驪自是聽不懂他說什麼，小心地坐直了身子。「你要水嗎？或者餓了沒有？
我這就去給你喊大夫過來。」

姬無鏡稍微活動了下，懶懶抬眼，盯著顧見驪的臉，覺得眼熟，眸中閃過一絲詫
異，倏地伸出長手捏住她的下巴，讓她抬起臉來。「驪貴妃是妳什麼人？」

顧見驪一愣，「娘娘是我姨母。」

姬無鏡以指腹輕輕摩挲著她的下巴，思索了一下，又問：「顧敬元的小女兒？」

「是。」

她的模樣像極了其生母，和驪貴妃也有些相似。

姬無鏡的指腹有著薄薄的繭，輕微的動作便讓顧見驪的下巴留下了紅印子，而顧
見驪的心也懸著，隨著他手指摩挲的動作而顫動。

半晌，姬無鏡才輕輕唔了一聲，恍然而笑。「妳父親還活著嗎？」

「父親好好的！」提及父親，顧見驪聲音稍微大了些，可想到父親如今的境況，
眸中又是一黯。

可下一瞬間她便驚愕地抬眼看向眼前人。外傳姬無鏡昏迷了小半年，他如何知道
父親出了事？

正想再問，外面響起沙沙的腳步聲，林嬪嬪的聲音也跟著傳進來。

「夫人，出了什麼事兒啊？」

姬無鏡鬆了手，支著下巴沒頭沒腦的說了一句，「魚。」

「什麼？」顧見驪沒聽懂。

「我說我要吃魚。」男人懶懶斜靠至一側，就勢想要躺下。

「好，我去吩咐。」顧見驪急急起身，疾步往外走，剛好迎上要敲門的林嬪嬪。

「五爺醒了，去喊大夫來。」

林嬪嬪聞言，高興的一拍大腿。「太好了！奴婢這就去告訴前院，讓人請太醫過
來！」

林嬪嬪喜滋滋地走了，顧見驪立在簷下卻沒太多喜意。她抬起頭，望著簷廊懸掛的燈籠，一陣涼風吹來，令人後頸有些發寒。

Crescent Family